

# 文學作品選讀

(上册)

編琴葛麟荃

知新·書讀·活生  
行發所行發合聯海上



分類

812.P3-124/1

登記

124

824210

讀選品作學文

(冊上)

編琴葛麟荃

一九五〇.三.廿



知新·書讀·活生  
行發所行發合聯海上

2011/10/05/06



FUDAN

JPZ0000069789W 復旦圖書館

# 上冊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新的信念(小說).....      | 丁玲    | 一   |
| 結 合(小說).....       | 晉 駝   | 四〇  |
| 雪裏鑽(詩).....        | 艾 青   | 七〇  |
| 我的故鄉(詩).....       | 蘇聯江布爾 | 六六  |
| 夜 歌(詩).....        | 何其芳   | 一三四 |
| 荷花淀(小說).....       | 孫 犁   | 一四七 |
| 石青嫂(小說).....       | 艾 蕪   | 一六五 |
| 兩種脚印(小說).....      | 牧 野   | 二〇三 |
| 秋 夜(散文).....       | 魯 迅   | 二四二 |
| 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 報告)..... | 孔 厥   | 二五〇 |

隊長之妻（速寫）……………蘇聯土爾兄弟 二九〇

「李家莊的變遷」（小說）……………趙樹理 三〇四

## 新的信念

丁玲

走過幾排疎疎的樹林，在平原那端，靜靜的躺着西柳村。村外邊的隄上楊柳，在冬天的勁風裏，亂舞着脫落葉子的枝條，在那下邊伸展的一溜粉牆，映在不化的殘餘的雪中，也只顯出一層病態的灰白，加重了嚴寒肅殺的感覺。獨立在村口上亭子似的高樓，披着陳舊黯黑的衣裳，像個老人在傍晚時分，寂寞的悲憫的望着遠方。

時間的確也已經傍晚了，將要沉入暮靄裏去的村子，卻沒有升起多少晚煙。

一小隊一小隊的烏鴉，飛過來，在村園上打了一個圈，便投入山坡上的棗樹林去，那些已經找好了宿處的林子裏的小鳥們，遭受了新來者的震撼，便瑟縮的顫聲的叫着了。

然而驚擾了牠們的，還有那從山上走下來的一個拖着沉重脚步的巨大人影，他每將那雙元青布的老棉鞋踏上草叢，凝在草上的薄冰，便在腳底下碎裂，嗚嗚的低聲的嘶着。有着美麗羽毛的野鷄，驚惶的向樹叢中跳去了。

陳新漢像一個被綁赴刑場的囚徒，用力支持着欲倒撲下來的身子，無光的眼，呆呆的望着空際，一瞬也不敢瞬的，深恐看見什麼駭人的東西似的。他越靠近了山脚，他的脚步也就更加遲鈍了。

原來村子並非完全靜止了的，卻像一個病人剛剛甦醒了過來，發出一些困乏的呻吟。天色已經很晚了，那傳來一聲聲的敲打，是什麼呢？好像是鋤頭觸着凍結的地層。而且那些女人的聲音，分不清是號叫還是哭泣，正如深夜裏在空山上徘徊的餓狼，一羣羣的悲哀的嚎着。緊縮的恐怖之感，壓到身上來。

陳新漢清晰的聽到了這些聲音，不禁渾身打了一個戰抖，站在那裏呆住了。

重振起勇氣，還爲一種煩燥的希望所牽引，他又朝山下的村子走去，村子已蓋在青色的霧中了，依稀還能辨出一些屋脊來。

昏暝中有兩個人影走出村子來了，他們無聲的一前一後，他們在抬着一個什麼東西，當陳新漢認出那橫在當中的也是一個人體，他似乎被推打了一下，他腳步越躊躇，他的心又燃燒起一股焦急。

他走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，守候着他們，留心着他們的一舉一動。

兩個人賭氣似的剗着旁邊的浮土，用力的，迅速的往坑中拋去。漸漸的填平了它，又打緊那些土，土又更堆高起來，直到像一個饅頭。又拍了最後的幾下，兩個人很熟習的趑轉身朝來的路上回去。互相也不須要一句話，只彷彿在走的當兒，不知是誰露出一聲悠長的嘆息。

『告訴我！那個，那個睡在上坑裏的是，是哪個？』陳新漢一把抓住了他們，聽得出那聲音的喘息，正像一匹生病的母牛所發出的。

「是張老爹。我們在他孫子屋裏找出來的，大約就只被摔了一下。」其中一個回答了。

另一個繼續着說明：「孫媳婦卻赤條條的躺在他身邊，血把她凝住在地上好緊。你看，那不就是她，她已經安安穩穩的睡在那兒了，就是那右邊的一個。」鬆開手：陳新漢便跟在他們後邊。有一句話梗在喉管裏，他不敢說出來，但那年輕的一個卻打破這暫時的沉默。

「這幾天你逃到什麼地方去了，陳大叔？快回去吧，你兄弟已經早回來了。」  
「是二官吧？他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他已不聽別人的回答了。他的腳上來新的力量，步子已經跨大，頭抬着，眼裏顯出一幕一幕的場景，那些場景雖說很簡單，卻大大的感動他自己。

這時他們已走進了村子，黑暗裏看不清有什麼大的變動，憂懼變成了希企。  
陳新漢興奮的邁過那掘墳人，向着家跑似的走去了。

五天前他離開了家。是剛剛天明的時候，他聽到從村子外邊忽然響起一排槍聲，他，一跳就翻起身，這時他老婆也就站在地上了。他的十五歲的大女兒金姑駭青了臉闖到房裏來，他一看，就說：『跑吧！到姥姥家去，往後山走！』

『爹爹吧！要死，咱們也要死在一塊呀！』

『我的羊皮坎肩呢？』

『別顧東西吧，鬼子要來了呢……』

一手拖着小腳的老婆，一手拖住了年輕的漂亮的女兒，實際她這時只倉皇的跑着，她的臉被煤灰和塵土塗得很難看。他們在人堆中很快就搶上山坡了。可是老婆又哭了起來，他們的二女兒和兒子，不知逃出來沒有。而且陳新漢還有一個五十七歲的娘。於是他擺脫了她們，讓她們跟着人羣跑，自己便又倒回村子來。別人都拉他：『不要轉去了，逃命呀！』可是他一點也不懂得懼怕，因為他只想救出他娘來。他不斷的還在湧上來的人堆中搜尋，而且叫喊。

二官媳婦抱着週歲的娃兒，跟踉蹌蹌也奔上來了。

「娘呢？你看見娘沒有？」

「以前看見的，娘比我先走，她擰着巧姑和同官的。我們要逃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

「到姥姥家去，快走呀！」

他仍不能跟着她跑，他還是跑了回去。村子裏亂到一塌糊塗，槍彈在頭上亂飛，一片喊救聲，村子外邊燒起來，濃的白色的煙一團團向村子裏滾來。家裏的確沒有人，只一些雞在院子中鑽着叫來叫去。他幾乎就在子彈行列中，喊叫中又逃了出來。他清清楚楚聽到馬蹄的聲音，他無暇去看，在他的後邊，就像是天在崩，地在塌，壓得有些人呼吸都來不及似的，只聽到一些短促的銳叫，和打噴嚏似的一些就停住了的聲音。

一路上他誰也沒有找到，看見幾個同村子的人，他們交換着一些詢問，互相都不能給與滿意的回答。

有兩個坐在山頭的老嫗，喊天喊娘的哭叫，走上去一看，又不是他的娘。也

有跑不動了的孩子，卻不是他的同官。現在簡直連老婆和女兒也找不到了。他以爲能碰見二官媳婦也好，連她的縱影也看不見。他歇下來又等了一會，絡繹還來了不少逃難的人，在這裏面仍然不曾有一個他的親屬。

『來了一團人呢！……』

『莊稼人被砍了呀！……』

『這一下，咱們西柳村就這末毀了麼！……』

『我老早就說要來的呀！……』

『可不是，老少男女全都遭了殃……』

『這……這劫數……』

難在大家一羣裏，互相更感染了許多驚惶，他便又離開他們自個兒走。他到了四十里地的張家灣，這灣裏只住有二三十戶人家，這裏從有歷史以來，就僻靜得很，平常就沒有什麼過往人的，同外邊很少關係，差不多過着原始人的生活。他的老婆的父母是住在這裏的。

那天的夜晚，等着了他的老婆和金姑，以後就沒人來了。第二天他出去找了一天，只聽見一些關於村子裏的壞消息。第三天他帶了兩個口信給他的兄弟們。第四天回信來了，報告他們不久就會回城去的，然而別的還是什麼都不知道。第五天他再出去時，到下午好消息來了，游擊隊克服了西柳村，已經有人開始回去了。他便也走回去看看究竟，但他怕，他不敢想着那些親屬的結局，他卻又忍不住要去。他懷着鬼胎似的，不安的回去了。

現在他已經較為快樂了，他還沒有看見什麼不祥的事，這或許是不會有的。而那兩個掘墓人也忘記告訴他：就在這天上午，他們曾經掩埋了一個叫着同官的孩子，他的唯一的獨子。

## 二

「讓我跟你們去拿吧。」金姑紮緊了束腰帶，一昂頭衝着她的二叔陳佐漢，不顧她媽投過來的憎恨的眼光。

假如第二個兒子的陳佐漢，卻有着他父親的性格，果敢，嚴厲，當他將兩條濃眉一蹙，閉緊着嘴唇的時候，兄弟們便交換了一個眼色，靜默着了。母親便瑟縮的無聲的走到廚房去，或是間壁，安心的傾聽着。但他並不常常發怒，他對孩子們幾乎是嬌縱的慣着，這常使得女人們不高興。

『你不要去，留在家裏吧，外邊又在飛雪了。』他拍了拍金姑的薄棉衣。

『不，我要去，我不要蹲在家裏。』搖幌着身體，鼓着嘴，骨碌兩顆眼珠，望了望她媽和孀母，便閃着希求的光停在叔父的臉上。

叔父在笑，那意思是『這孩子……』

『你敢去，兵慌馬亂的，這樣大姑娘，不要臉的東西……』變得乖僻的，難於親近的她的媽又罵起來了。

『陪着你娘吧。』望也不望女兒一眼，陳新漢在頭裏出去了。

『金姑，你燒火吧，多熱些水，想着，也許三叔會找得到奶奶和妹妹的。你還想要什麼東西嗎？』

金姑不答應，扯着頭上的包頭布，卻走去外邊去了。

「到那裏去！」她娘厲聲的問。

「我去拿煤，也不許麼！」金姑也大聲的回答她。

叔父又笑了，但隨即也做了一個不屑的面孔，環顧了一下屋內，扳着臉也走出去了。

盤着脚坐在炕頭的陳新漢老婆，煩燥的搜索着，她想找一個可以發洩怨氣的東西，而一個新的思想忽然卻在頭腦中生長了。而且她堅定了她的揣想，她的心爲新的憤怒啃咬着，她有一種欲咬人的慾望，她卻壓抑住自己而且緩着聲音問：

「二婦子，你不是說你那天逃出來時，你還看見奶奶帶着同官和銀姑麼？」

假着娃兒蹲在炕上另一頭的二婦，近來已經很怕同她說，但卻只得也和氣的

答應：

「是的，我看見過的，在我要出門的時候。」

「你什麼時候碰着金姑她爹的呢？」

『半路上。』

『哼！』

談話休息了一下，她又問：

『你過去到過他們七大人家裏麼？』

『沒有，我跟着羣人亂跑，不知怎麼就跑到他那地方了，要不是七夫人在外邊東看西看的。唉！』二婦回憶起那時的狼狽情形，要不是遇着七夫人，她將如何得了呢？

『唔，那倒太巧了啊！我說二婦，咱們是一家人，有什麼話不好說。金姑她爹送你們上那兒去，也是應該的，你們何必串着騙咱呢！』

『大嫂！你別這樣瞎說吧，現在家弄到這樣，省點事安靜點吧！』

『家弄到這樣子，又沒有壞到你頭上，你們母子不是有人送你們到沒事的地方去了嗎？就可憐我，啊。我的同官，我的兒，你死得好苦呀！……』於是她搥着炕，放任的拋着眼淚。填滿了胸中的怨氣，一方面在向外邊流，一方面又不知

從那裏加來了，咬着牙接下去又罵：

「這一屋全是鬼，沒良心的，沒廉恥的……」她不斷的想着一些話去侮辱二孀，她希望激起她的怒氣。

二孀覺得太受委屈了，嚶嚶的在被子裏哭，受了驚駭的娃兒，便也放聲的哇哇的哭了。

「娘，怎麼啦！」提着一袋煤走回來的金姑，被弄得糊裏糊塗。

聽見了女兒的聲音，卻更傷心起來。她現在只有一個女兒了，她的小女兒是比金姑更可愛，她們是多麼的活潑、溫馴，她們從來不反抗她的。她連同官的屍體也沒有看見過，只到他小墳上去過兩次，她能想像那樣子麼？他是被……是不是一個被宰後的小羊，一些綠的、白的、紅的東西從被割開的肚子裏爆出來。她每一想到這裏，就感覺肚子上難受，感覺自己的腸子脫離開腹壁那末難忍的疼楚。

「娘，你別哭！二孀！你，你這是幹嗎啦？」可是她自己卻止不住也哼哼唧唧。

唧的哭起來了。

雪引着黑暗，黑暗壓着雪塊，厚重無底的緩緩的雲層慢慢的降了下來，風猛力的打着窗紙，從縫隙中又捲進來，房子由昏暝轉入了黑暗。人的感情也由煩燥的憤懣，而轉入深沉的悲哀。哭叫已經在減低，只餘一些傷痛的呻吟。二姨把由疲倦而睡去了的娃兒，輕輕的移開，自己摸摸索索的爬了起來，她意識着她們將要誤事了。

金姑只要有人在房子裏活動，她便也推開了憂悶。火在灶孔裏畢畢剝剝的燒着，炕上陡增了一股熱氣。從鍋裏冒出的水蒸氣，模糊了圍繞着灶邊的人影。她們又說着，交換着一些夢想了。她們開始期待着那可憐的白髮的奶奶和那天真的小姑娘。

### 三

北風捲着無聲的雪片，在無邊的原野上，在遠近的高崗上，肆虐的橫掃過